

烽火如歌

塞外青山忆峥嵘——记丰东游击区开创者罗重群

●杜卫国

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二任)姚喆在他的回忆录《塞外烽火照青山》中写道:“1939年夏,罗重群赴丰镇以东搞起了一支游击队,开辟了新区。”

罗重群原名袁尚业,别名袁亚夫,1915年10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罗家村一户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实现驱逐倭寇、报效祖国之志,于1932年起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军校学习,受到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越过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历经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于1938年6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罗重群把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国家兴亡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经生死、英勇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1939年8月,罗重群受组织委派,在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一任)李井泉的率领下,奔赴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罗重群赶赴斗争条件最为艰苦的丰镇以东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组织起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建立了

●杜卫国

伪军进行大搜查时,一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一把将罗重群拉入屋内,让他装扮成村民与房东盘坐在炕上吸旱烟。敌人进屋盘问时,罗重群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房东称罗重群是“我的女婿”,房东女儿也积极配合,终使罗重群安然脱险。

●杜卫国

丰东有个叫毛油民的人,是个练家子,当过土匪,也曾往返于北平、天津、大同等地倒卖货物,交际广泛,与各方人士都有往来。在罗重群长期以来的教育感化下,毛油民表示愿为抗日斗争作些贡献。

一次,罗重群欲前往敌方据点官屯堡与伪军头目谈判,伪军头目提出“只许罗重群一人前来谈判”的条件。丰东地区的同志们认为罗重群只身赴会,凶多吉少,不同意他去。罗重群却认为:“为了表达共产党八路军的诚意,我们应该答应伪军的条件,通过谈判、做工作,拉他们抗日,至少是不与我们为敌,达到瓦解敌人,培养‘两面人’的目的。”与此同时,罗重群想到了毛油民,便说服他和自己一同前往伪军据点。毛油民是江湖人士,不会引起伪军的反感,反而更有利于做伪军的思想工作。

两人进入伪军驻守的据点后,刀枪林立,警备森严,枪口齐齐指向罗重群。罗重群坦然

●杜卫国

落座,从容而谈。他的这份胆略与气度,让一众伪军大为折服,敬佩不已。此次谈判,初步实现了罗重群的预期目的。之后,罗重群与官屯堡伪军的往来由毛油民负责牵线奔走,丰东游击队至此之后与官屯堡伪军相安无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伪军任由游击队往来行走,游击队紧缺的军需物品也能顺利通过该伪军据点的盘查,送达敌后。

●杜卫国

丰东浑源容子有一位张姓大地主,丰东游击队常与其接触交流,罗重群凭借着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功将其拉拢至己方阵营,张地主的家成了游击队可靠的据点,游击队的伤病员曾多次在他家中养伤,从未出现差错。张地主还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劝说部分伪军人员“不要做对不起祖宗的事,不要死心塌地地帮着日本人祸害老百姓,不要与八路军游击队为敌。”部分人听从了他的劝说,加上丰东游击队武装力量的震慑,部分伪军恶行大为收敛。

丰东有一飞贼名叫李文奎,身手十分了得,曾多次只身闯入日本侵略者的洋行盗取财物、破坏设施,被下令通缉。罗重群得到这一情报后,主动找到李文奎,鼓励他加入游击队。李文奎加入了丰东游击队并担任副官,他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游击队搞回了机枪、步枪、弹药等军需品。

●杜卫国

罗重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丰东游击区在日后反击日本侵略者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军事和群众基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至1942年,罗重群受命转战绥西,进行了武固、萨县地区的抗日斗争,数次被日伪军围困在大山中,面对敌人的武装进攻和政治诱降,他与同志们意志坚定,对党忠诚,同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随时为党和人民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顽强斗志,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杜卫国

解放战争时期,罗重群在察哈尔省、绥远省等地,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多次受到上级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重群历任内蒙古公安部队副政委、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内蒙古工学院(今内蒙古工业大学)副院长等职。1964年,罗重群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罗重群参加石油工业建设,转战于吉林油田和华北油田,始终如一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率先垂范,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立志为祖国拿下大油田”的主人翁精神和奋斗气概,为新中国的油田建设作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诗词与意

乌兰察布(组诗)

●李晓晔

蒙格勒的早晨

晨光熹微
草原从梦里醒来
我看见蓝天、蒙古包
森林、绿草、小花
听见悦耳的鸟鸣
潺潺的流水
而青青的山坡上
安静吃草的马群
三三两两,恰似梦境
遗落在人间的宝贝
这一切
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

风车

长在草原的另一种草
开三瓣的花
风吹来,花旋转
晴空下美不胜收
它在草原快速蔓延
遍布山坡和草场
它将风转化为电能
驱动四轮的铁马
在草原上恣意狂奔

注: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

乌兰察布的土豆

明明是一种薯类
却偏偏被叫作豆
前边还加了一个土字
确实,它的家就在土壤之下
土壤就像天空和海洋
它的孩子就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每一个都吸收了土地的精华
变得圆滚滚胖嘟嘟

蒙格勒的云把悲伤压得很低

清晨我走在蒙格勒
云很低 像把手放在草上
它按住了风
也按在心里那些
还没学会安静的句子
我停下
让靴子周围的露水
把我围成一小圈
一只云雀从草丛里起飞
它把歌往上举
又把我拉回地面
一匹小马学会奔跑
它先在母亲的影子里试探
然后大胆一些
像我们在世界里
慢慢走向自己的名字
看看这些草吧
针茅 芨芨草 蒿
它们的肩上有盐
腰里藏着风
它们把悲伤接过来
放低 再低
低到只剩脚背轻轻跨过的重量
如果你愿意
把手伸进土里
你会摸到去年的雨
还在慢慢地向根部走
你会听见早獭
和午后的寂静小声交谈
你会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回答
有时候我也难过
那时我坐下
让云替我拿一会儿
它很擅长
它知道如何把黑暗
摊开 变薄
像一张被阳光照亮的纸
牧羊人的狗跑过来
闻一闻我的膝盖
然后去追一只影子
风在它身后吹响铃铛
世界因此简短了一会儿
只剩奔跑和呼吸
你问这是不是祈祷
也许吧
祈祷有时只是
认真地看一看
让心里变得安静
对着低低的云
说一声谢谢
黄昏的时候
远处的风机转动
像迟来的手势
提醒我们回家
而云抬起一点点
给出一条亮线
足够我们走过去
在蒙格勒
如果你把悲伤带来
就把它交给草
交给一朵小小的白花
交给仍在学习的马蹄
它会被云压低
低到不再挡住你的眼睛
明早
清再来
带着你的呼吸和安静
把你看见的告诉别人
像把一小块光

低点,再低点(组诗)

●杨晓民

递给仍然在路上的人

乌兰哈达火山

埋葬的炭
我在旷草之底
听见一次没有记载的呼吸
玄武的夜在胸膛缓缓张开
像一颗迟到的星
把一万年
聚拢成一枚枚沉默的核
风,反复擦拭它的名宇
只留下更深的火痕
草籽落在裂缝
像细小而执拗的企盼
在久久的渴望里
一寸寸攀向天空
哦,这被时间反复锤炼的巨兽
你蹲伏,不是为了跃起
而是为了在自身内部
完成一次更深的坠落——
让熔岩的舌收回
让灰烬的耳闭合
让每一粒灼热的尘埃
都学会在黑暗里安居
谁曾在你的脊背上
刻下短暂如牧歌的温存?
谁的马蹄踏过你残缺的熔口
又匆匆隐入远方的雨季?
你不再追问
只在萤火虫失聪的地方
将一切未竟的呐喊
凝结成一块冰冷的铁钎
锁住穹庐下的浮云
使跳动与静止
成为同一个回音
草原继续辽阔
月色继续低垂
而你继续向内燃烧——
不为照亮
不为毁灭
只为在无人抵达的深夜
将自己铸为永恒的寂静

乌兰察布之夜

马头琴腹腔里的寂静
悄悄生长
你只能俯身,把耳朵贴向草茎
听它把冷却万年的火山矿渣
碾成低低的私语
从地平线推送
直抵你温热的鼓膜
今夜,乌兰察布
铺在月光之下,整片旷野卷成一张巨大的羊皮
我仰面朝天,像犁铧误入折缝的深沟
银河缓缓倾泻,把牧场
压出斑白的波痕
远处,几匹蒙古马的黑鬃
被辽阔一点点擦亮
夜色没有重量
却把我按进更深的夜色
仿佛我是一枚未启封的箭囊里的孢子
被时间轻轻埋进泥沼
风从四面吹来
吹散我的姓名、籍贯、指纹
胸膛里——
石磨缓缓转动,只留下一声声慢
我看见
每一颗星都在毡房上
结出一粒毡雨
它们并排悬挂

作者简介:
杨晓民,在央企、央视、政府机关任职多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基石存儒创始人。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出版诗集《远逝》,主编《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百年百首经典诗歌》等,曾任《江南》《嵩山》《望长安》等大型电视纪录片总策划、总撰稿。